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羊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羊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一疏前章明抱

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下理喻結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契自然之道風

雨為暴固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暴戒令其息暴息暴歸靜道必應之信不足則民違應之以不信天為暴而不久風雨豈能常貴夫忘言之言漸契自然之理爾且器莫大於天地權莫重於神明暴雨飄風尚不能久人君恃尊怙貴侮蕩寰區信非久長之道夫何哉秦皇併吞四海平一九州豕畜黔黎草視眊庶深宮復道自侈自尊縱暴為昏極奢極

貫祚傾運滅曾不崇朝項籍叱咤中
原吞噬六合無君於其上無敵於其
前烏江之敗亦不旋踵老君戒其
強暴令守無為自然之至道云爾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
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

羊九

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
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
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
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
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
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
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

於言是子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
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

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
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
失道而生迷

羊九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
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
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
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疏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

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羊九

三

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

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

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
以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
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
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
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羊九

四

於道則不凝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粹素樸
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
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
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
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
施為同於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
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
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太行之大
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
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末階於至道下復越
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

辛九

五

德及物隣於道乎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
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
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
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

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
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
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兔也今滯
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
矣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
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兔之器
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

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遠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

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滯言束教何以契真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
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

羊九

六

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
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
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以功則德充氣之相
從其來尚矣故彈宮則宮應彈角則角應

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
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
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
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
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
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
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
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矢之矣肝膽楚
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
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此之謂乎

疏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
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
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帛拭之良以
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

羊九

七

金為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繒潔之
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
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
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
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故云有不信也

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

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
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
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
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
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

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
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
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行之勤久
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
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

下無不信之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

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

則物或惡之首二句舉喻示難求次

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

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爾○義曰上

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此

復跨而求行跂而求久自是自見自

伐自矜去道逾遠喻如餘食贅行豈

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道之人不處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注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

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

行履乎

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可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或可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跨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於道，暫興一念，便望有成，無冥心澹寂之功，無墮體黜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崆峒，亦如跛立跨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羊九

九

注：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已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
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
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
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行况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
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以

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
陽為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
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
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
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

羊九

十

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
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踣於車
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
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
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

蒯瞶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
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兩鞞陣將絕吾能
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
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
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

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
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訢
其為憂也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
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已
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銜耀名器以此
為長其可久乎盛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
愚斯之謂矣胥相也

羊九

十一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

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疣贅之病疣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疏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
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
德行愈於疝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裨侯曰吾
甥也止而饗之裨侯之三甥驪甥聃甥養
甥請殺楚子裨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
乎圖之此為時矣裨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
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申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
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懸疣者莊子外篇
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駢贅皆出於
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為多故曰侈也侈多
也

羊九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
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
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
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
此事

義曰累仁為德習善為行有道之士修行
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
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
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隳
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已亂政害民
亡之本也豈餘食疣贅毫芒之醜而可比
方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羊九

十三



